



■ 蔡忠道

嘉義大學中文系教授
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
研究專長：魏晉玄學、史記學、先秦儒道

義與命

人生的第一件重要課題，就是對人有限性的充分認知，這樣的認知，不是看見人的渺小而喪志，而是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，如何有尊嚴地活著並追求永恆的價值。

人的有限性，就是「命」。所謂的「命」，包括「天命」與「命定」兩種意涵：天命，是天所賦予；「命定」則是被決定的條件，這兩者都有人不能自主的意義。

孔子一生，並非順遂，雖然官至大司寇，卻居官未久，即自動辭職。周遊列國十三年也是奔波勞苦：陳蔡絕糧，七日不食米穀；鄭國迷途，被譏為喪家之犬。晚年回到魯國，又面臨喪子之痛，弟子或散居各地為官，或英年早逝。孔子面對這些情境，也不免感受到人在命運之前的渺小，如：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〈雍也〉

冉伯牛是孔門四科十哲之一，在德行上有很高的修為。有德者卻染上惡疾，讓孔子十分痛心，卻也無力改變事實，他只能在窗外握著伯牛的手，感嘆命運的難以捉摸。除了人生的際遇，理想的實踐亦復如此，非人所能主宰掌握，所以，孔子也慨嘆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」〈憲問〉孔子希望以王道說服國君的努力，終究無所成。

然而，人在命運的宰制之下，只能抱怨感傷嗎？除了顯現命運捉弄人的巨大力量，以及人的微不足道之外，人還可以做什麼？

儒家先肯定人之有限性及命運不可改變，在命限的前提，再轉出「義」。

「義」者，宜也，落實在具體的實踐，就是做該做的事。儒家認為，在命運巨大的主宰力量之前，人們不畏懼其巨大，而實踐自己該盡的努力，這就是「義」。這是人們透過思惟之後的抉擇，在該做的事情上全力以赴，結果或許無補於實際，然而，在努力的過程中，原本微渺的個人，藉著努力為所當為的堅持，挺立於命運之前而毫無懼色，就有一種力量，也肯定了人的尊嚴。所以，孔子說：

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為之；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〈述而〉

富貴之追求有太多的不確定性，也是屬於命限的範圍，非人所能主導把握。因此，孔子並不是說自己願意為了追求富貴做任何事，而是認為追求富貴並非求而可得，因此，轉而「從吾所好」。孔子自述其「五十知天命」，一方面是體悟「天生德於予」的崇高生命，一方面也是充分體認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」的人生局限。

儒者應世的態度是積極進取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。孔子的修己、安人、安百姓，孟子的兼善天下，都可以看出儒者的自我期許與遠大抱負。儒者以經世濟民為終身職志，隱居避世並非其第一選擇，《論語》有多處描述孔子與隱者的對話，基本上，孔子對隱居避世的道家人物有同情的了解，孔子這種態度可從他對楚狂接輿的「欲與之言」的反應獲得印證。而這些隱居的賢者對孔子淑世的理想、堅定的毅力也多能體會，如長沮稱孔子「是知津矣」。（皆見〈微子〉）

子路曾說：「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！」〈微子〉這段話充分表露儒者面對理想實踐的坦然，以及一貫擇善而堅持的性格，堅持一種合宜的典範與完全的心安，這也就是儒家的「即命顯義」，在人生局限的前提下，仍堅持著該做的事，在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透顯出剛健奮揚的精神，生命因而莊嚴且偉岸。